



张永和

7.5
0

花乡风情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I247.5
3120
3

张永和 著

BK85/06

花乡风情



B

502533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花 乡 风 情

张永和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长春冶金地质专科学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75印张 2插页 101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长春第1次印刷

印数: 1—5410册

*

ISBN 7-5059-0399-3/I·256 定价: 1.40元

内 容 简 介

漆黑的夜晚，死寂的山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和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身负行囊，冒着呼啸的北风，在荒凉的山路上爬行。他们是谁？命运将把他们抛向何方？……小说以深沉的笔触、痛切的情感，娓娓诉说了一个花卉专家在十年动乱中的凄惨遭遇，展示了永福花乡——这个天下少有的芳香世界，曾是鲜花伴着泪水，爱情伴着创伤。从而热情讴歌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永福花乡带来的繁荣兴旺，使这里成为一座真正的罗曼蒂克的天堂。小说文笔清丽流畅，充满浓郁的花乡风情。

1 好一块芬芳弥漫的土地

花乡，好一块芬芳弥漫的土地。难怪人们都说这里是高山花园。以写花而驰名文坛的女作家柳荫，开春时节去花乡走了一趟，惊叹地说：“啊，那真是罗曼蒂克的天堂！”

这几年，新闻媒介传播了花乡的盛况，人们都迷上了这个山乡。柳荫刚从花乡回到城里，姑娘们羞答答地问：“柳大姐，花乡的小伙子长得很俊吗？”小伙子呢，也来打听：

“花乡的姑娘真的跟花一样美呀？”老头子却问起花乡的醇酒有多浓。天真的孩子们老是在猜想，花乡的云彩跟别地不一样，一朵一朵象花一样千姿百态，鲜艳瑰丽。当然，更多人渴望了解的是，花乡的路有多长……

女作家思绪万千，一时难以回复。人们施展想象的天才，争着自己解答：花乡的路嘛，很长很长，一直通往海天连接的远方，弯弯曲曲布满深情的脚印，山山水水充溢浓郁的馨香。

不错，腾旋于永福山脉，立足于朝天岭上的这块山庄，早在南宋就是名蜚江南的花乡。屈指一算，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女作家满怀激情地说：“这确是一个奇特的山间小乡。本世纪三十年代，一位法国园艺家来到这里，收集了一千三百多个品种的花卉标本，惊异地说：‘我万未料到，这个穷乡僻壤，竟是天下少有的芳香世界。’这里，神花奇卉遍野丛生，有被誉为河神女儿的瑞香，有象碧空彩虹重现地上的五色茶花，也有如同空谷佳人隐居深山，却把幽香飘向四方的素心兰芳……这里有鲜花，有艳卉，有美女，有爱情，有佳肴；但是，也有悲愁、创伤和眼泪……”

柳荫讲到这里，人们就奇怪地反问：“你这位女作家把我们搞糊涂啦。花乡怎么有眼泪？眼泪能浇灌出鲜花？”

“是的，花与泪，就和苦与乐一样，是辩证的统一。鲜艳的花卉，正是千百个花农的心血、汗水和血泪凝结而成的。我们在观赏花卉时，可别忘了花农同虫害、病害和风霜搏斗的劳苦艰辛！”

然而，人们需要作家提供的，不是抽象的词句，真实、生动的故事才有更大的魅力。于是，女作家讲述了这篇来不及修饰的花乡行……

2 这哪里是美国的珍品？分明是 我们花乡的五色正种

春节刚刚过去，这个东海边上的城市还弥漫在鞭炮和焰火的硝烟喜雾中。五十开外的柳荫穿过繁华的大街，沐浴着华灯亮光，健步来到火车站，搭上了南行的列车，躺在洁净的卧铺车厢里，翻阅她平日收集的有关花乡报道的剪报。

大年初一，柳荫安顿好家务，正要去参加文艺界团拜会，省委一位老书记却笑咪咪地登门向女作家拜年啦。柳荫见过不少大场面，也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但在这位老书记面前，却感到局促不安。因为，去年她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风花雪月》，受到不少读者的批评，在一次座谈会上，这位老书记还点了她的名：“柳荫是有才华的，写了不少关于花和种花人的好作品，我都读过了。成问题的是《风花雪月》写一个女花农，成了万元户后，热衷于跳舞，道德败坏，沦为妓女。这显然不符合我们的国情、乡情、人情。难怪广大读者在骂，骂得有理……”如今，支持骂她的

人，却在大年初一出现在她家门，笑着把饭碗大的芦柑桔子送给女作家：“新春吃桔子，大吉大利哪。”

一句风趣的话，驱散了柳荫心上的阴霾。她把老书记领进客厅，送上一杯滚热的茉莉花茶。老书记却剥开柑桔皮，递给柳荫，说：“你尝尝味儿吧。”

柳荫吃了一瓣鲜桔，甘甜的味儿直透心窝，别提多美啦。她望着老书记那慈祥的脸庞，问道：“哪儿出产的？”

“就是那个永福花乡呀。”老书记虽然已六十开外，但常下乡到各地走一走。最近，他又去了花乡，特地给这个只见过一面的女作家捎回几斤柑桔。

“花乡不是专门种花的吗？”

“也种果。花果，花果，花与果历来有不解之缘。”老书记打量着女作家那微微发胖的圆圆脸，一双晶亮的眼睛闪着文人特有的敏锐和深沉，说：“那实在是迷人的地方。我建议你下乡去看一下，跟花农们交交朋友。花丛里有的是你需要的创作素材……”

柳荫听罢，心潮久久难以平息下来。公务繁忙的老书记，心里还记挂着一个作家的创作，她的视线不觉模糊起来。其实，永福高山上的那个花乡，也是她久已向往的地方。她的独生儿子在《八闽日报》当记者，长年累月深入基层采访，每年都要在花乡呆上半月十日。有时休假回家，讲的几乎全是花乡见闻。她写的《风花雪月》发表后，第一个批评者就是自己的儿子。他气愤地说：“妈妈，你到花乡去看看，哪一个花农象你描绘的那个样子！”是呀，以写花为主业的作家，竟然不深入到花乡去生活，怎么能写出花的真正本质呢？如今，老书记也说话啦。她从他那婉转的劝导中，听

到了党的严厉批评。她容不得半点迟疑，也来不及向正在报社加班大忙的儿子打一声招呼，立即整理行装，预订车票。

列车开动了。柳荫从厚厚的剪报本上抬起头来，把一绺散落的花白发丝，撩到后脑隆起的发髻上。忽然，窗台上一盆怒放的茶花，把她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那彩虹似的花朵，一团一团，一簇一簇，竞相开放，鲜艳夺目，蔚为奇观。她自言自语地说：“哪来的珍品？”

“美国。”

一句娇嫩的声音，在“咣当咣当”的火车响动中，飘进柳荫的耳朵。她侧身望去，这才发现对面铺上坐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看样子已有二十六、七岁。那长圆型脸盘上，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衬着黑得发亮的披肩长发，使得整个脸蛋分外协调，生动水灵，充溢着青春的活力和滚烫的激情。

柳荫坐在铺沿上，呷了一口茶，笑着说：“这哪里是美国的珍品？分明是我们花乡的五色正种！”其实，对花乡的五色正种，她没有多少研究，只是从儿子的谈话中了解了一些。

“我们花乡？”姑娘重复这一句话，语调中凝集着深沉的乡情：“你是哪个村子的？秋苑、蓝田、石洪、福里？”

柳荫摇摇头，转了一个话题说：“请问，你是……”

“我叫陈花子，你哩，贵姓？”

“姓柳，叫柳荫。”

“哎呀，你是我们的花卉作家。我在美国常读到你写花的小说。”

“你在美国留学？”

“进修花卉专业。”

“喔，难怪你这么爱花。名字是花，学的是花，现在干的还是花吧？”

“嗯，”花子点点头。从那自豪而庄重的表情上看来，她对自己的专业爱得很深。

柳荫很快就和这个爱花的姑娘交上朋友。她坦率地说：“不过，也许你在海外学得太杂了吧，为什么把这茶花也说成是美国的？”

“这确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花子认真起来了。那一年，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白宫举行盛大国宴，以最高的最隆重的礼遇欢迎邓小平同志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国宴桌中央的装饰品是经过精选的一千五百株粉红色、大红色和洁白色的茶花。当时，记者们发问：“为什么要选用茶花，而不用美国的国花——山楂花呢？记者们当然了解，山楂在美国普遍生长，既有观赏价值，又有经济价值。美国以山楂花为国花，是象征国家民族的希望，欢迎贵宾，一般都用山楂花装饰。白宫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郑重地说：“选用茶花是特别合适的。因为这种花是公元二千七百三十七年前首先在中国发现的。”花子有幸以留学生代表身份参加了这次国宴，心里万分高兴。席间，美联社一位记者前来采访，问道：“你学的是哪个专业？”

花子站起来，说：“花卉。”

记者又问：“你家乡在哪里？”

花子一时回答不上来了，因为她跟着爸爸走南闯北，不知道哪里是自己的家乡。但是，在这样不平常的场合，回答不出自己的家乡在哪里，岂不成了全球哗然的新闻？她眼珠子一转，微微一笑，说：“在南方，永福花乡。”

记者呵呵笑了，说：“好呀，永富花乡，有名的永富花乡。前不久，我也到过你们那美丽的永富花乡！”记者把“永福”说成“永富”，为这庄重的国宴增添了有趣的插曲，留学生代表们都笑起来了。花子感到格外自豪，这是她第一次亲耳听到外国客人对自己热爱之花乡的赞扬。那位记者又问道：“毕业后，你心目中的工作地点在哪里？”

花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花乡！我亲爱的家乡！”

当天晚上，花子成了新闻人物，出现在华盛顿的几家晚报的显著地位上。有一家晚报的大标题是：“立志建设花乡——有气魄的中国姑娘。”但是，吸引着花子的倒不是记者们采写的新闻，而是记者们询问的茶花。后来，她了解到这些茶花是从卡特总统的家乡选来的。于是她特地到达佐治亚州，花了一百美元买了这株花苗。她作过多项目的分析研究，尽管气候和环境的变迁，它的遗传基因跟我们花乡的茶花一样。她测定，卡特家乡的茶花，亲本原种就是从永福花乡移植过去的五色茶花。

花子兴奋地告诉柳荫说：“我特地把这株茶花带回来，准备到花乡去作进一步的研究。”

不知是由于表达形式的生动，还是叙述内容的新奇，柳荫简直被花子说的迷住了。她仿佛也同花子一样，置身于白宫盛大的国宴上，幸福地望着邓小平同志，在色彩斑斓的茶花丛中，发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演说。这盆非同小可的珍品啊，竟是跟我国著名花乡遗传基因相同的茶花。这是花乡古老传统的骄傲。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象征。柳荫情不自禁地吟唱起来：

“东园三日雨兼风，桃李飘零扫地空；
惟有山茶偏耐久，绿丛又放数枝红。”

“这是陆游的名诗。”花子说，“我们花乡，花卉品种多得很，至少有一千一百多个呢。单单茶花就有一百来个品种，什么小桃红、玉楼春、花蝴蝶、紫重楼、观音白、千叶白、东方亮、花宝株、红六角、白六角、富贵春、金盘托荔，龙船载宝、十八学士、西施晚妆……历代文人墨客都写过不少歌赞茶花的诗篇。明代诗人李东阳写得更为精彩：

‘拔起孤根耸十丈，威仪特整东风前，玛瑙攒成亿万朵，宝花烂漫烘晴天。’我多次念给美国客人听，他们一个劲地鼓掌哩！”

虽然才相识个把钟头，对这位萍水相逢的姑娘了解不深，但善于观察生活的柳荫，却在思想上与她发生共鸣。她感到，眼前这位姑娘不仅是一个花卉专家，也是精通古典花诗花词的学者。她想，她现在一定在高级的研究机构工作。不过，当问起工作单位时，花子却说：“我要求到花乡去。”

“为什么不去科研部门？”

“花乡不也是科研部门吗？”

“那里设备毕竟不太完善。”

“那里是天然的花卉实验场。”

花子执著的回答，引起柳荫的兴趣。她说：“也许，你爱人在花乡，你是为爱情而去的吧？”冷不防讲出这句很不得体的话，女作家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去花乡，可不仅仅为了这……”姑娘脸上泛起红云，但语气仍是那样的自然：“很久未联系了，不晓得他还

在不在花乡？”

“他是谁？”作家的好奇心，驱使着柳荫问道。一度的窘感，在这个爽朗、大方的姑娘面前，很快消失了。

花子扬起那使人心魄荡漾的月牙眉，说：“叫陈彩山。跟我同姓，耳东陈，彩色的彩，武夷山的山。”

“陈彩山？”柳荫翻动剪报本说：“这里有不少报道他事迹的文章呢。”

花子伸手接过剪报，激动地念起标题：“《百花丛中显身手》、《花乡的希望所在》、《陈彩山 培育 系列茶花珍品，畅销全国二十六个省市和东南亚》……”

当翻到陈彩山进行瑞香母树压条的照片时，花子痴痴地看着，看着。她问道：“请借我复印，可以吗？”

“当然可以呀。”作家爽快地说。

倏地，花子从铺位上站起来，向柳荫行了一个鞠躬礼：“我代表自己，也代表他，向你这位热心收集剪报的大作家，表示由衷的感谢！”

好在卧铺厢里没有其他旅客，不然，柳荫真会给这性格激动型的姑娘搞得下不了台。柳荫赶忙说：“别客气了。”接着，她又扯了其他话题，说：“你这衣服款式、色彩不错，在美国买的吧？”这时，柳荫才注意到，花子穿着一件米黄色底、素心兰花面的短大衣，长发柔润地拢在脑后，用一条碧色手巾扎着。脚上的半高跟黑皮鞋，以及从半敞着的大衣里显露出来的天蓝色底上带白色横条纹的开司米拉链茄克衫，衬托着那长圆型的脸盘，显得更为秀气、潇洒。

花子咯咯地笑了：“对，是在美国买的，但却是中国裁缝师的作品。”她很健谈，从美国时髦的百褶衣、胸接式连

衫裙，讲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风土人情。话题回到花乡，又谈起那个陈彩山。

柳荫冒昧地问道：“你怎么认识他的？”

“说来话长啊……”

花子依托在车窗前，望着那飞快地向后退去的朦朦胧胧的山峰、村落、高楼、平房和电杆，好象又回到了那逝去的岁月里，滚打在令人难以忘怀的生活中……

“那是令人伤透心肠的日子……”花子沉思一会，讲起那坎坷的人生途程……

3 一老一少，在荒凉的山坡上爬行着

不晓得哪里刮来的一股龙卷风，把一老一少刮到这死寂的山沟里来。我，一个才十四、五岁的少女，和已进入花甲之年的老父亲，挑着简单的铺盖和日用品，冒着呼啸的北风，在荒凉的山坡上爬行着。我肩上挑的，充其量不过二十来斤，但“灯芯挑成铁”，我却感到比二百来斤的担子还重。走了半天，膝盖就提不起来了。父亲虽然瘦骨嶙峋，又患过心气痛病，似乎象旷野里的残烛，风一吹就会倒下去。然而，这会力气却惊人。他肩上压着两床被子，两顶蚊帐和一大捆厚厚的书籍，步履却迈得挺轻快的。他把我肩上的东西，又拿过两件压在他的担子上，只让我背着一个挎包，说：“花子，提点神，快爬上这山头，汽车在那儿等着呢！”

这句话很有效用，我走得也来劲了。自我懂事以来，几乎都跟着父亲流动，但都是奔走在闹市、花园、高楼或地势

平坦的乡间。象这样跟海浪似的崇山峻岭，还是第一次看到呢。看哪，背后壁立的山峰，简直耸入天上去。从脚到顶，全是苍黑的岩石。有些地方，象刀尖一样突刺出来；有些地方，又凹了进去，如同里面有很深的岩洞。岩石上下的缝隙里，处长着枝桠弯曲的野生阔叶树林，和黛青色的天然马尾松林，看来好象巨人身上长出的粗毛一般。再涂上一层变幻莫测的雾霭，那样子就显得更为阴森吓人了。走到这山峰顶上，起伏的群山绵绵不断地伸展开去，一条曲曲折折的公路，象蛇一样在这不可思议的丛林中乱窜着。听说，这条路况很糟的公路也通了客车，前几天却停开了。因为客车被调去运“造反派”到龙岩铁山“文攻武卫”了。我们本想在城里多呆几天，等客车通了再走。但是，当父亲拿到去花乡的介绍信时，竟高兴地坐自己的“11号汽车”出发了，拖着两条腿爬山去。

对了，我忘了向你介绍，我父亲叫陈祖德，大半辈子干的就是园艺工作。我们祖籍在台湾省桃源县。父亲在美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后，侨居印度尼西亚，在苏门答腊园林管理处任工程师。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消息传来，他十分兴奋，一个劲地想着回到祖国，为建设自己的国家出力。一天夜里，千岛之国风雨交加，浪涛拍岸，两个自称“中华民国驻棉兰领事馆”的官员驱车来到园林处，找到我父亲，问道：“你是台湾桃源人吗？”

“有何贵干？”

一个官员说：“听说先生在英国留学时，发表了一篇《东方花卉之研究》的论文，名气不小。本政府以高薪聘请先生回台湾从事花卉研究。我们想听听先生的高见。”

父亲知道，看来台湾当局已在他身上打主意了。世事正变幻，言行需小心呵。他笑笑说：“阁下，鄙人学力浅薄，无能继续研究，只得打杂混日呀。”

“陈先生太谦虚啦。”那位官员又说：“到了台湾，先生的高职是研究室主任，有洋房一幢，实验场一百亩，每月薪俸万元。请先生认准目标，把握关键，勿失良机。”

过几天，那两位官员又来催促。父亲和亲友们计议，赶到香港办事的方便，毅然回到祖国怀抱。开头，父亲被安排在农业科学院。不久调到农学院任教，也在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呆过几年。最后又回到农科院。虽然工作单位换了几处，但专业还是一样，致力于花卉研究，在品种分类和遗传工程方面有显著成果，多次受到国家科委的表彰和奖励。

一年春天，正当马蹄花盛开时，周恩来总理来到他的实验花圃，望着花色艳丽、花型奇特、花味芬芳的各类花卉，高兴地说：“我国是‘世界园林之母’，这是国际上公认的喽。奇花异卉早已著称于世。比如，梅、菊、兰、荷、牡丹、芍药、杜鹃、桂花、月季、报春花等，都是从我国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其中，不少品种在世界花卉育种中，起过关键作用。这你比我更清楚喽！”

父亲对总理的博学多才十分敬佩。他说：“总理，您对花卉很内行，造诣很深哪。”

周总理弯腰注视一种似乎和玫瑰一样的品种，扬起浓眉，说：“这不是玫瑰吧？是现代月季！”

“对，刚从国外引种的。”父亲把研究过程汇报了一下，说：“这种现代月季，色、香俱佳，品种多至一千六百多个。我们分析过了，它的杂交育种的主要亲本，就是十八